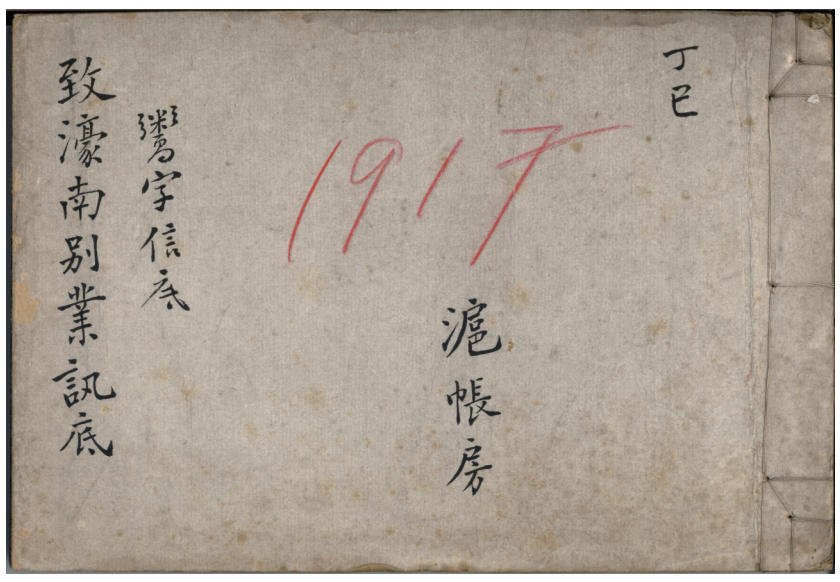
编辑:严晓星 美编:刘玉蓉 校对:陈卿 组版:曹晓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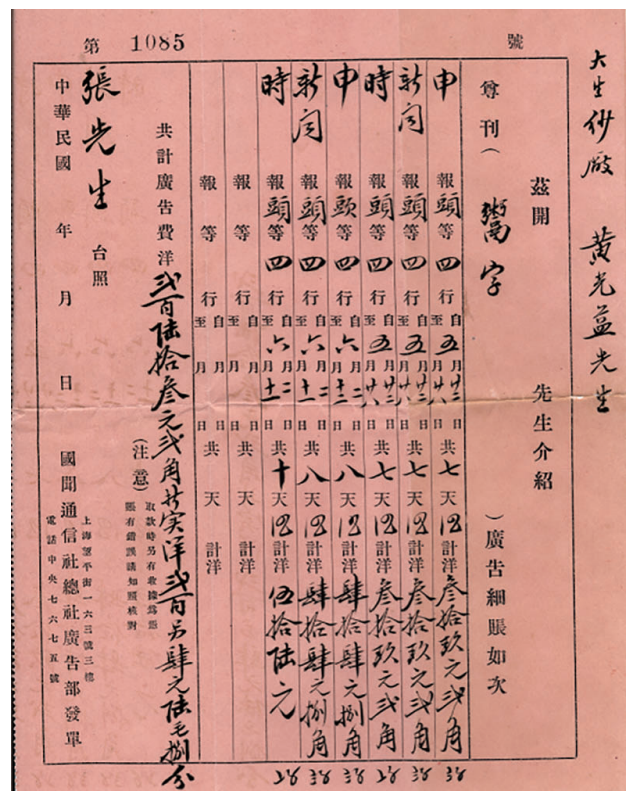
张謇鬻字的组织管理

□朱江

1908年开始,张謇以类似公司运作的组织形式进行鬻字。鬻字,是张謇运用个人的特长和名望,为公益慈善事业所做贡献的特殊方式。



▲大生驻沪事务所1917年致南通濠南别业张謇鬻字信底。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1924年国文通讯社广告部开具的在上海报纸刊登张謇鬻字广告的收据。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1908年开始,张謇以类似公司运作的组织形式进行鬻字。主要体现是在上海刊登启事,由大生沪所专人收取润笔费后,根据客户的要求,把所需撰写的内容和纸张送到南通,张謇写好后递送到上海,再转交客户。张謇在南通也接受订单,由翰墨林书局代收。但一方面由于相关资料极少,另一方面在南通的运作相对容易,由此本文对南通本地的鬻字组织情况不作讨论。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相对来说鬻字的市场空间比较大,价格也会比他处高。况且上海有强大的辐射力,发达的报纸传媒和人们的口口相传,使得鬻字的潜在客户增多。张謇把鬻字信息主要在上海发布,还有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大生纱厂在上海设有办事机构,其前身是1896年设立的大生上海公所,负责机器和物料的采购与转运、股份的募集、流动资金的筹集、与上海道署和江海关的交涉,此外还承担大生纱厂来沪人员的后勤接待,以及张謇个人事务的处理。1897年大生上海公所更名大生沪帐房,1907年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上改称大生驻沪事务所。尽管随着大生纱厂的不断发展,大生沪所业务日益繁忙,地位也不停提升,但其基本职能没有大的变化。在张謇鬻字的过程中,大生沪所负责在上海刊登广告、散发润例、接收订单、收取款项和提交作品。

1908年2月15日《张謇鬻字字婴启》的最后,告知有需要者"件交小东门外城河浜大生纱厂帐房"。这里所称"大生纱厂帐房",即大生沪所。光绪三十年(1904年)农历四月,大生沪帐房与山协森木作签订合同,"在法界东城河浜建造住宅、帐房五间",这是大生沪所第一次在上海自建房屋。工程采用包工包料的形式,约定4个月完工,工程款九八规元3800两,分四期支付。1904年11月15日至17日《申报》和《新闻报》刊登:"通州大生纱厂沪帐房迁移法界金利源后城河滨新屋",也就是小东门外河浜。1908年大生沪所《同人杂户》账目的"鬻字字婴"分项,是替张謇代收和拨付鬻字款项的记录。大生沪所《杂户》账目,一直到1925年,始终保留有张謇鬻字款的分项。

大生沪所的《宣统二年啬翁鬻字》,是该年(1910)大生沪所经手的鬻字细账。开头两页是"书例",涵盖楹联、屏、堂轴、横轴、榜书、册页、手卷、扇、名刺的润例,此外志铭、碑表、盖额另议。后面的11页,记载每笔鬻字的形制、数量、书体、上款、交办人、润格,已经交款的加盖"付讫"章并注明时间,共99号。其中8号为"换赔",39号送给朵云轩老板,84号则"墨污减润"。《宣统二年啬翁鬻字》反映的是大生沪所在上海接受鬻字订单的过程。

《丁巳沪帐房致濠南别业讯底(鬻字信底)》提供更多的大生沪所与南通之间就鬻字事宜的细节。尽管这本信底的封面写为丁巳年(1917),其实内容还包括戊午年(1918),涉及己未年(1919)。讯底和信底,即号信的留底。号信是以年为时间单位的两个通讯者之间的往来信件,大生沪所与大生纱厂之间就经营管理事宜,很多就是通过号信来沟通。大生沪所一般对来往的号信抄录一份,作为留底。濠南别业是张謇在南通的住所之一,大生沪所把鬻字需求连同书写的纸张一并寄到濠南别业,由濠南别业的管家再具体安排。张謇写好后,由濠南别业寄大生沪所转交客户。

丁巳年的元号信是在1917年2月5日从上海寄出的,信中首先提道:"今寄上三百六十一号至三百六十四号对纸,并根条四纸,至祈詧收。"这是上个农历年度(丙辰)尚未及寄到南通的订单。2月9日的第2号信揭示,沪所收到濠南别业寄来的号信以及随信的一包鬻例。号信是一种双向交流,濠南别业方面的信件目前尚未发现,其内容只能从沪所的号信中体味。沪所在第2号信中提道:"鬻例当登申、新报三天。前寄三百六十四号三尺屏四条,此屏乃东洋人所求,三月须应东京书画展览会之用,望早寄下为祷。"沪所对元号号信寄去的第364号订单做了说明,希望早日书写寄发,由客户来源可见张謇书法的爱慕者不局限于国内。2月14日第3号号信提及,大生沪所通过"大德"轮船,把丁巳年的"元、二号对,根条二纸"带到南通。

8月31日大生沪所发出第21号号信,连同之前9封不列号信,至此1917年大生沪所共寄到南通30封号信。之后直到1919年4月15日最后一封,大生沪所所有给南通的鬻字信件,均没有编号,不明其原因。

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着大生沪所代张謇收取鬻字润金和墨费的印制的格式收条,落款是"上海九江路大生沪事务所黄光益代收"。所谓九江路大生沪事务所,指上海南通房产公司于1920年在九江路建成的南通大厦,大生沪所于5月18日迁入其中的二楼办公。因此这批收条不早于1920年出现。收条写明,钱款收清后,"俟南通挨号书成寄沪后凭条取件"。

1924年9月29日,71岁高龄的张謇终于放下鬻字之笔,并作诗一首纪念鬻字告终:"大热何尝困老夫,七旬千纸落江湖。墨池径寸蛟龙泽,满眼良苗济得无。"此时南通实业在走下坡路,张謇亲手建立的诸多公益慈善机构面临困境,暮年的张謇已经有心无力,但无愧于心。鬻字,是张謇运用个人的特长和名望,为公益慈善事业所做贡献的特殊方式。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史海回眸

西南营往事

□宋颖辉

我的老家在西南营西北角,靠西水关桥,门牌号:西南营93号、119号、127号。母亲说,宋家上代是做官的。祖父宋登第,又名宋东,身材魁梧,品貌端正。他在州官府当差,在西城门口有一定威望。母亲记得,有一次她回城外河西街娘家,晚上回来迟了,城门已关,守城门的人得知她是宋东家的大儿媳,特地开了城门让她回家。讲到此事,母亲觉得十分荣耀。

西城门宋家有两宅很好的房屋,一处为叔父家,一处为我家。两宅紧紧相连,大大小小的屋子一百三四十间,故有"宋半街"之谓;在离西城门口约四百米处,有一弯曲之路,称宋家湾。宋家湾东面、靠西城门口,有我嫂子娘家陪嫁的二层小楼房。

宋家堂号为京兆堂,在南通仅两家,另一家是东门宋家。记得小时候过年到农历二月初二晚上,在正屋东首廊檐点天灯,灯罩两边就写着"宋府京兆堂"字样。

祖父很重视祭祖,祖坟在北翟家滩(今闸东花墙村),有五百步地(约一亩),买的是一户曹姓人家的地。每年清明,祖父租了船,升了旗,敲锣打鼓从西吊桥老粮行水踏子上岸,一直行至北翟家滩。曹家人听到远处锣鼓声,知晓是宋家来祭祖了,就忙着抬桌子、拿拜垫,做迎接准备。

坟地三面环水,绿树成荫,景色优美。记得小时候参加祭祖,从河东岸摆渡到对岸。河面宽阔,水很清澈,一上岸就见一高大牌楼,两边写着"日出千人行,昼夜两明珠",大意是太阳出来了,来往的纤夫不断向祖宗叩头,早晨有日出,晚上有月亮,如同两颗明珠。祭祀完毕,供品全部留给曹家,另外再给一些钞票,希望他们好好照看坟地。由于城市建设需要,祖坟于2008年清明迁至啬公墓东南的万福园公墓。

约在钟楼东南面,有城隍庙,宋家做佛事、祭祀等活动均到城隍庙记账,到年底结算。

西城门楼有两层,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城门洞很大,炎热的夏天,母亲拿了爬儿凳带我去纳凉,买些薄荷糖、咸花生米、萝卜饼给我。在和叔父家没分家前,我们住在叔父宅子里。冬天住正屋,夏天就住川堂屋,因后有门,相对凉快些。由于叔父家靠西城门楼近一点,风雨交加的夜晚,我能听到啵哆啵哆响。母亲说,这是城楼上"扁担精"的声音,再联想起当时通城小孩耳熟能详的"千户老嬷红眼睛绿鼻子专吃小孩手指"的故事,吓得我直躲进母亲怀里,在她哼着"伢儿乖,吃鱼鳃,伢儿痛,吃鱼冻"的童谣声中入梦乡。

我家祖宅一进三堂,一堂一天井,后一堂比前堂高。从大门经过小天井,要跨过较高的提闼门,或将提闼门上半部移开才能到敞厅。提闼门两边有刻着花纹的石墩子竖着。正堂屋很大,有很粗的梁柱,能放五张八仙桌。川堂屋的两边卧室均是五樑七架,木地板、木隔板。川堂前面是漂亮的八扇玻璃门,后面是六扇可拆卸的大图门。川堂西房靠南还有一个小亭子间,顶樑弧形弯曲,造型优美。进入提闼门向东,有一个小院,里面是厨房、柴草房和堆房。祖宅是1927年我哥哥五岁时,由祖父翻建。由于城市建设需要,祖屋于2003年拆迁。

我家向南有掌印巷、冯旗杆巷、玉带桥、凤凰桥,桥下流水潺潺。市河在我家北边,小时候我经常折纸船,纸船上有纸折的舵子,还有"老侯"手中拿着篙子。我把纸船放在河里玩。

市河向东有惠民坊,再向东有东牛肉巷和西牛肉巷,在今文峰大世界向西约二百米处,有一座平政桥;出西南营巷口至十字街一带很繁华,有鼎隆茶食店,有专卖扬州绒花、鹅蛋粉、梳头油等妇女用商品的"月中桂"店,还有吴隆大茶庄、王家水果行……西城门外有一转转街,有"养和堂"中药铺、米行、布庄、酱油坊等等。

住在西南营的人们,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深夜,能听到哔啵哔啵哐哐哐的更鼓声。"火烛小心,伢儿睡在里头,大人睡在外头,水缸要满满的……"还有走街串巷、说着方言俚语的馄饨担子,豆腐脑担子,甜糖粥担子,以及可以用废旧破布、废旧铜铁换取斫糖(一种圆形很厚的糖,需要用刀敲开)的货郎担……他们的叫卖声恰似美妙的韵律。到冬至及过年前夕,家家户户拎着浸过水的糯米淘箩,依次排队到易家舂米屑做圆子,到掌印巷西头朱驼子家蒸年糕。这里的人们有着独特的气质与韵味,过着宁静而恬淡的生活。

我入学最初在官地街小学,距离官地街四百米左右,在街东首。一进校门,大操场上有两棵高大的白果树。官地街小学是一所"麻雀儿"学校,后来我转学至寺街的养正初级小学。记得校长是施志纯老师。班主任李林老师,她的儿子叫小马,有时还抱着小马来教室上课。一进养正小学大门,操场上有一棵很大的杏子树,硕果累累成熟时,我们排了队,李老师将杏子分给学生。我深深记得李老师对我讲的:"你是个好学生,多分几个给你。"我悄悄将杏子放进书包、塞在口袋,等一放学,一溜烟跑回家。因为记着"孔融让梨"的故事,我就将最大最好的杏子分别给母亲和两个姐姐(父亲早已病故,哥哥在上海工作),自己只拿最小的。母亲高兴得直夸我。由于养正小学是初级小学,后来我又上了城北小学(今实验小学)。小学毕业后进了南通中学。1952年初中毕业时,因国家急需师资,我被统一分配到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后并入通师)学习。

西南营是我,以及我家族和后代的衣胞之地。寺街是我的求学之地,感谢母校教育培养了我,让我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如今寺街、西南营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和那些久远的故事,依然能够撩拨起我心灵深处最柔情最动人的那根弦。

历史人物

从通中走出的电机专家

□何台

沈从龙(1913—1983),字崇农,东台安丰镇人。出生于一个中医家庭,是当代中国卓有贡献的电机设计专家。

沈从龙是东台人,但与南通极为有缘。少年时代,他就读于张謇创办的、张詧任校长的东台王家舍母里师范,后又就读于南通中学。沈从龙勤奋好学,刻苦自励,各科成绩名列前茅,理科成绩尤为突出。南通中学毕业后的1932年,他同时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三所国立大学。自选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电机系深造。

上海交大毕业后,沈从龙经招聘任上海华商电器公司技术员。1945—1948年间,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赴美国西屋电器公司实习,后至匹兹堡大学电机系攻读,获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在湖南湘潭电机厂任工程师。1949年湘潭解放,10月辞职去东北,路经武汉,受聘于武汉大学,任副教授。

1950年,周恩来总理委托褚应璜(沈从龙在上海交通大学时同学)动员原资源委员会科技人才到东北参加建设。沈从龙得知这一消息,无限欣慰,遂一本初衷,辞去武汉大学教务,整装北上。到东北后,先后任东北电工局技术处工程师、一机部第八设计院主任工程师、哈尔滨电机厂工程师等职。30多年中,先后参与设计试制的电机有7.25万千瓦、10万千瓦、22.5万千瓦和3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5万千瓦、10万千瓦和20万千瓦的大型汽轮发电机。组织60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的技术引进工作。

沈从龙是中国民主同盟黑龙江省委常委,第三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被选为哈尔滨市副市长,曾多次赴美、法、德、英、瑞士等国学习考察。1983年因患脑肿瘤,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70岁。

顾树森送友到如皋

□彭伟

顾树森(1886—1967),上海嘉定人,教育家。他又名顾荫亭,求学于龙门师范,先后于嘉定县普通小学、南洋公学执教,1912年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编辑教材及《中华教育界》。1918年,在黄炎培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出任校长。1922年,顾先生还前往英国伦敦大学考察教育。归国后,他出任武进县长、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局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及国民教育司司长等职,并且兼任中央大学教授。其间,他支持恽逸群的革命活动。1949年初,他于危难之中,接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校长,支持进步人士在校任教,维护患难师生的安全,迎接上海解放。日后,他又任江苏教育学院教授、江苏省政协委员。

作为顾维钧的堂侄,顾树森又活跃于教育界,还善翰墨,交游甚广,结识蔡元培、黄炎培、刘海粟、潘公展诸君。抗战时期,他任教育司司长时,如皋籍教育家吴俊升正是高教司司长,两人时常相见。吴先生也许未知,顾先生还护送夫人汪杰梁去过如皋。汪杰梁又名汪杰樑,籍贯、生年不详,毕业于上海城东女学,卒于1948年。此年《黄炎培日记》有述,3月11日前往上海静安寺,吊汪杰梁。汪女士是民初女界名流,妇女儿童教育专家,创办《妇孺报》,编写教材,撰写过大量作品,刊于沪上报刊。《妇女时报》还曾刊出汪杰梁的小影。她侧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向前方,微微一笑,端庄大方。《妇女时报》创办于1911年5月,刊出汪女士的《如皋旅行记》,记述顾树森护送她前往如皋的往事细节。

据《如皋旅行记》所述,1911年初,经如皋师范的王英超推荐,汪杰梁从城东女学毕业后前往如皋沙氏女学执教。她人在如皋,未能参加拍摄毕业照《城东女学辛亥年摄影》(刊于《妇女时报》)。此照释文:"汪生杰梁本年在如皋沙市(氏)小学获任教席,故未与。"所谓"沙氏女学""沙氏小学"即沙氏女塾。清末,福建布政使周莲的儿媳妇,在冒家巷周公馆内创办女学,可惜历时不长。如皋师范学堂、安定小学诸校,只招男生。沙元炳的堂弟沙元榘,决心创办沙氏女塾。学校建于1907年正月,设有师范科、技艺科,还请师范学堂的日籍老师给予指导。校址位于颐园——海月寺附近的沙元榘府邸。沙氏女学与无锡竞志女学同开风气之先。作为应届毕业生,汪杰梁谋得沙氏女学的职位,还是幸运的。

1911年2月20日(阴历),汪杰梁整理好行李,在顾树森的陪同下,乘坐大达公司的轮船,由上海出发,前往如皋。船离吴淞口,已是深夜时分。21日天明后,天空乌云密布,江雨绵绵,波涛汹涌,水云相接,水天一色。顾树森、汪杰梁,随船靠近长江第一二门户——崇明岛,及狼山与福山。下午2点,两人到达南通天生港,乘坐黄包车前往唐家闸。雨水仍未停歇,反而渐大。又见车夫或蹬或骑,或上或下,气喘吁吁,辛苦异常,汪杰梁触景生情,感慨女子思乡之苦,国家贫穷之苦。沿途也给汪杰梁留下好印象:田野中油菜最为常见,其次是蚕豆,居民稠密,勤劳耐苦。唐家闸工厂林立,张謇、沙元炳诸友兴办的纱厂、铁厂,也令汪杰梁赞叹,胜过江南各地。21日晚,顾树森、汪杰梁入住通扬旅馆。

22日清晨,他俩乘坐小轮船前往百余里外的如皋城。大约一个半小时后,顾树森、汪杰梁上岸,乘轿进城,到达如皋师范学堂,寻得王英超,又一齐去沙氏女学。当晚,顾先生入住如皋县劝学所。23日晚,汪杰梁备课,顾树森取道扬州渡江,乘坐汽车返回上海。一度在如执教,她于《如皋旅行记》开篇写道:如皋僻处大江之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风俗质朴,民情敦厚。

即便在如一两天的顾树森,对于如皋的印象,不仅有同感,还赞誉如皋人诚信之美:如皋风俗质朴异常,虽富家子弟,亦常衣、布衣,即下至役人、舆夫,亦莫不推诚直言,一无欺诈之虞。作为教育人士,顾树森对于如皋教育作出客观的评价,整体上已成系统,颇为发达——全县共有96所学堂,其中工艺学堂木工、漆工、织工的教学工作,尤为成功。如皋师范还聘请日籍教师,令人称快。学生过于专注国文,忽视科学科目,令人可惜。

总而言之,在顾树森、汪杰梁的文章与报告中,如皋民风淳朴,人人诚实,教育发达。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